



# 我们这一群人

赫勃脱·史密斯著

# 我們這一群人

〔英〕赫勃脫·史密斯著

朱曼華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1

Herbert Smith  
A Field of Folk

本书根据 Lawrence & Wishart Ltd., London,  
1957 年版本译出

## 我們这一群人

著 作 者 [英] 赫勃脱·史密斯  
翻 译 者 朱 曼 华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094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56毫米1/32 印张：10 3/8 插页：1 字数：213,000

1961年9月第1版

196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统一书号：10078·1730

定 价：(九) 1.10元



Herbert Smith.

##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工党右翼政权统治下英国工人生活与斗争的小说。

故事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边是欧墨佛厂的资本家正在阴谋进一步压榨工人，一边是工人群众在厂内的共产党组织领导下，积极准备力量，挽回这个厂的工会工作的落后局面。经过了星期六、星期日两天，两股敌对力量各自完成了较量前的准备工作。星期一中午，完全出于新任总经理的意料，厂门外开起群众大会，显示了工人们的巨大力量，粉碎了那个总经理策划了两天两夜的阴谋。使人清楚地看到，胜利必属于工人阶级。

作者不仅善于抓住基本环节，也善于敏锐地截取工人生活中的一些片断，揭露了由于工党右翼头子执政所带来的祸殃，如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住宅问题等，使得这部小说能够深刻地概括了英国战后百孔千疮的情况。

赫勃脱·史密斯是美国现代进步青年作家。《我们这一群人》出版后，曾被誉为英国进步文学发展道路上一部重要作品。

星 期 五

工 作 日

—

龐大的坎墨佛機械製造廠佔據了西倫敦整整一角。就它的廣闊和高度來說，都超過鄰近的任何建築物；它的許多煙囪聳入天空，好多包裝部門和辦公室眾星拱月似地環繞着各個車間。人們住在附近，即使只不過看到它那灰色的牆壁和傾斜的玻璃屋頂，嗅到機器上那種發臭的油脂氣息，或者聽到矗立在廠房中央的汽笛聲，都意味着和這一巨大的機構結合在一起。這機構的汽笛，一天拉四次，潮水般的職工，隨着它的聲響而進進出出。在坎墨佛廠做工的有三千多個男女工人。如果簡單地看來，這一支小小的隊伍仿佛從一個大門進去，轉眼之間，一箱一箱的複雜光滑的機械就從另一個門出來。可是，

这样的看法，不但会无视粗糙的鋼料的神奇变化过程，并且，最重要的，还会无视这三千多个个别的人物，因为他们是給組織起来使鋼料发生变化的。

阿尔伯特·尤恩斯对欧墨佛厂的发展，比老板們还要清楚得多。他在厂里工作了四十三年，从一个頑皮的打杂小厮升到現在的六角車床車間主任的职位，他的外貌也变成一个体重二百十磅的快活的福尔斯塔夫<sup>①</sup>了。在这些年代里他所看到的发展，不断地使他惊奇。每天他在大路上下了公共汽車走向厂門时，一边对着許許多多跟他說“早安”的人点头致意，一边内心里对这个工厂的扩展总是感到惊奇，因为这种扩展代表着他生命中多大的部分啊。

开始的时候，这个厂只有两个車間和一个狹小的办公室。一个垃圾堆占据了街的一边。現在呢，有了二十个車間，原来堆垃圾的地方，造了一排新的办公室和運輸場。这一条街道整个属于欧墨佛厂了，而且它还在扩展——仿佛还要伸展到西倫敦的其他部分。但是，使阿尔伯特这么感动的并不是新的磚瓦和比較广闊的窗戶，而是那些还在他記憶中的人們，他們曾和他一起走过这一条路，一起走进这一扇厂門；他們是三十年代的人，只要有一整个星期的任何工作都肯去做的人們；是四十年代去参战就此一去不返的小伙子們；是因男子参战而来填空、現在都已做了母亲的姑娘們；是和他一起工作过的、現在都已退休或者死去的人們。

还有和这些人有关的一些遭遇呢！那都是从前因为制度

---

① 莎士比亚名劇里的豹鬚·福尔斯塔夫爵士，是个胆小、臃腫的大胖子。

松弛而发生的工伤事故；厂里职工去馬尔盖的旅行；空襲警报——一个德国飞彈落在試驗室——但阿尔伯特更爱回忆那些和欧墨佛厂的发展有关的小諧談和小故事。他对这个地方确实比那些老板知道得更多，他最喜欢說的一段往事，是关于一家电影公司来厂拍摄一張“真实的”工厂的影片，差不多把厂里的生产搞乱了一个月，而拍成的电影却是一段从来沒有人看見过的只映十分钟的紀錄片。阿尔伯特曾經問过几个倨傲的青年人，为什么他們不常帶摄影机来西倫敦拍摄影片，他們告訴他，工人的身上沒有什么值得拍影片的材料。阿尔伯特只好回到他的小办公室里，再去追忆他所認識的人們和他所經歷的故事。

工作常規原是一个奇迹，而从工作常規中，又有若干奇迹出現。七点二十五分的預备鈴一响，使得許多仍旧在街上走的、剛下公共汽車的、剛放好自行車、剛离开床鋪还不多久的工人都加快了脚步。他們匆匆地走过两个穿制服的看門人的身边，尽量利用眼前这五分钟時間，在这五分钟內，計时钟有节奏地敲着，更衣室門开了或砰的一声关上，脫下外衣，換上工作服，一片早安声从各方面飞来。有些人甚至还能够挤出時間来討論最近的新聞。但是，七点三十分一到，大汽笛就放出小小的一縷蒸汽，叫喚着那些已报到的人到机床边去工作，提醒着少数还没有报到的，十五分钟的工資已經失去了！西倫敦的主妇，常常拿这汽笛声来校对她們的时钟。厂里面，机器在一連串轰隆声中开始轉动了。技工們挨近了机床，肩膀俯伏在工具和鋼料磨擦着的那一小块地方，便开始做起要持續九个小时的工作。一种持久的、低沉的隆隆声从車間里发出来，

使得地面和空气都在震顫，这便是它的巨大而又控制得宜的动力。这仿佛是某些神奇的非洲瀑布占据了西伦敦的那一角。单调的隆隆声偶尔给刺耳的金属碰击声或者因为皮带松脱而发出的拍击声打断。

就在这样一个正常的工作日，阿尔伯特·尤恩斯却感到厂里有一种奇特的气氛。这个感觉倒也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已有一种迹象，说明有些情况是不正常的。比如说，厂方为什么要决定提前几个月安装三台新六角车床？还有安排在两点钟举行的部主任特别会议，为什么恰恰要在这个时候开会？他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其实，这间办公室不过是一个四呎高的栅栏），在车间里走来走去。他这样做有三个原因：第一是走路可以磨练他的脑筋；第二他想避开他手下的工头山德士；最后一个原因是，他不喜欢他的办公室。有一次，他无意中听到凯赛在邻近的一台六角车床旁边说，他站在他的办公桌旁，活象一头大公牛站在一小块田里。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以一个胖子的谨慎步伐继续着他的短距离的散步。

“凯赛总是凯赛，”他对自己说。“但这些新机床现在……”他一直走到汤姆·白瑞脱工作的地方。汤姆是在最尽头的一部机床上工作的。走到那里，他又转过身走回来——直到他忽然看到那张挂在计时钟上面的新公告：“自下星期一起，下列技工暂调铣工组工作：汤姆·白瑞脱(542)，凯赛玲·贝逊(631)，安东尼·瓦恩(632)。此项调动，为期只有一天，以便安装新机床。总经理 A.G. 皮休(签署)。”比如说，这张公告为什么要由皮休来签署？而不由厂长奈勒签署呢？为什么要这样急迫——跳到计划前头呢？昨天他听到两件事——已经从

重要的工作中借了好几个工人来协助安装这几台新机床，再过两个星期，还要再借他们来安装四台新钻床。真是神秘又加神秘。他正在沉思地摇着头时，一个技工来向他请示工作上的问题，等到他把问题解决了，他的工头山德士已在他身旁了。

“今早四个迟到。”山德士津津有味地说。

阿尔伯特稍微点一点头。“几个早到？”

“这是要点吗？”山德士问他。

“不是，但是我知道哪几个是迟到的——我也知道他们都是我们最好的工人中间的几个。这就是要点，山德士。话虽如此，他们的工资还是要照扣的。”

山德士有一刹那显得很不高兴，但一会儿他就开始谈论堆在阿尔伯特办公桌上的工艺卡。他提起凯赛·贝逊昨天弄断了两把铰刀，他建议也许她星期一的工作调动应该成为永久性的。

“我要去和她谈谈，”阿尔伯特妥协似的说，同时转过身去，表示他们的谈话已经结束。

他斜眼瞥着山德士；这家伙象一只瘦皮猴，那只长鼻子就象是一只专找岔子的手指头。他象野兽觅食般地找寻工人们的小过失，阿尔伯特也知道这些报告会常常越过他的耳朵，不让他听见。山德士原是一个低级公务员，一副张得刚好够微笑的嘴唇，一对训练得能看到任何事物最坏的一面的眼睛。山德士是个对付细琐事情的能手，可是，每逢车间里出现了新的或者严重的事故，他就招架不住，变得惊惶失措了。阿尔伯特垂下眼帘，把面前的一些工艺卡细看一下，他确信，连山德士的母亲要喜爱他也得经过一番努力呢。

九点钟的时候，阿尔伯特把他的大肚皮移近凱賽·貝遜优美的腰边。

“听着，我的姑娘，”他厉声地说。“你总有一天要生小孩的，我希望你撫弄他們，不要象你撫弄我們的鉸刀那样用力。你現在就练习一下，我的姑娘，因为如果你能把坚硬的鋼弄断，那对小孩子会又是怎样的呀！”

“柴油机件不一定会激起母性的本能，”凱賽回答說。“我試着使鉸刀自动进刃，可是沒有弄好。对不起。我今天自己当心些。”

“这倒也說得过去，”阿尔伯特在离开她之前說。

“可我想是他告訴你的，”凱賽說，指着山德士，他正在一个新来的技工旁边徘徊着。

“他在这里干的就是这个，”阿尔伯特回过头來說，他一面向着钻床組走去，一面想着自己不可能象一头大公牛。“可是，凱賽总是凱賽。”他重又使自己安心。

他去看了公告上提到的每一个技工，要确实知道他們都已看过了公告。安东尼·瓦恩，那个稳靜的、面孔漂亮的小伙子，好象只生活在他自己的小天地里，他点了点头，又立刻弯着腰去工作，因为他不是一个爱說話的人。但是湯姆·白瑞脫却已有雪片似的一連串問題要提出了。阿尔伯特对他苦笑了一下。这个車間里，工会組織不太坚强，但少数对工会組織有信心的人选了湯姆做工会干事。他有一張活潑而热情的臉龐；四十多岁，身材瘦削，是一个曾經服过二十余年役的海軍退伍士兵。

“我猜你总有許多話要說吧，”阿尔伯特对他說。

“事情是否象表面上所讲的那样，阿尔伯特，还是底里还有什么花样？”

“但愿我能知道就好了。可你也太多疑了，孩子。你们这班人许多年来一直预言着要有一个经济危机。你担忧得太多了。”

“我想你说得不错，”汤姆说，一面又把机床开动。“但我没有办法；这好象跟一头驯服的狮子睡在一起一样。”

“可我，”阿尔伯特想，“为什么就不会有这样的思想？这小子如果没有那么多不愉快的见解，他准会发迹。”

他走进他的栅栏，从里面朝车间望去。两百个技工正在合奏着通常在十一点钟左右总要出现的疯狂的节拍。这种情景仍旧使他陶醉，虽则他沉浸其中已有四十三年。

他面前伸展着一大片石头地面，这地面上盖着厂房，屋顶是磨砂玻璃，厂房里面有着复杂交叉的铁架和支柱。齐整的柱子和排列着的机器从地面上高耸起来，如同一个奇特的机械化部队列队等待检阅。六角车床工段就在行列的中央。要不是有这些男女技工在场操作使人放心的话，参观者很可能会觉得惊慌和胆怯。一根长钢条在每一台机床左边旋转着，同时转盘刀架上装着一套看来很是凶险的切削工具，一个紧接一个地向着那并不抗拒的钢料进行切削。一个星形的大手柄控制着转盘刀架，使技工能通过它来选用他或她所需要的工具。其他的工具都等待在夹具——术语叫卡盘——的两旁，卡盘卡住钢条。技工们温暖柔软的手指就在这梦魇似的锐利的刀锋和白色冷却机油喷射的水花中进进出出，他们弯着腰在判别，在辛勤地工作，把暗淡无光的钢料变成雪亮的柴

油机件。

阿尔伯特最喜欢看凱賽工作，这倒不仅是因为她的身段极其美妙；他鼻子里带着冷却机油的气味，看着她作着毫无拘束的操作，每一动作都是簡捷的，是操作时所最不可缺少的。她总是用左手把鋼料塞进去，卡在卡盘里，把第一个钻头移进去钻，钻好卸出来，轉一下轉盘刀架，然后把第二把車刀推进里面去。“擋穩那把鉸刀，姑娘，”他对自己咕嚕着。轉盘刀架又轉动三次，凱賽接住落下来的机件，随手把它投到傳送帶上去，傳送帶橫貫整个車間，把机件傳到那些坐在那里找寻不合规格机件的檢驗員面前。接着，凱賽的左手再向卡盘放进鋼料，同样的操作又开始了。凱賽每一小时必須生产五十只机件，如果她超过这个数目，她的基本工資也就超額了。

九点三十分，早茶鈴响，在这十分钟内，車間里一切轰雷般的声响都停止了。技工們把茶水車里的淡而无味的茶喝干，然后安定下来，按着各人自己的心意去度过这短短的休息時間。有些人愿意看报，有些人却聚在一起悄悄地談話。上了年紀的人，大都就坐在那里，閉上眼睛，就象星期日下午慣常做的那样。

山德士以一个忠心的工头通常不愿休息的神态，走来走去檢查着分数，他总是装得仿佛离开机床几分钟就是不合规矩那样。他不安地喝了茶，然后漫步走到車間的一个角落去，在那里即使办公室偶尔有人来，人家也不会发现他。虽則他不贊成在办公時間內打开报纸，他却在一台銑床后面坐定下来，等那技工不注意的时候，就从技工的肩上看他的报纸。他

对体育并不特别感到兴趣，但他需要一点什么来在这十分钟的休息里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他看了几则关于板球赛的新闻，看到阿尔伯特的足球队已和一个踢前锋的球员签了合约。这个技工那样从容不迫地看报使他恼火，他恨不得要对他說“看在基督的份上，翻到另一頁去吧”。

这技工名叫阿尔弗·赫金司，这时，他当真回过臉来，就好像山德士曾經說过什么似的，但这位工头却立刻把眼睛閉上。等到他再睜开眼的时候，阿尔弗已在看着中間的一頁，山德士也就立刻开始閱讀連載的第五篇攻击英国共产党的文章。虽則他在別的时候好象已看过同样的議論，他仍然对这些文章点头表示贊同，但是，他才看到第二段的一半时，阿尔弗却翻过了另一頁，对一个妇人杀死她的第三个丈夫的新闻，发生了极大的兴趣。等到这技工再回过头来时，山德士决定这是他該把注意力移到別处去的时候了。

他从半开半閉的眼縫里注視着湯姆·白瑞脫，試着把他和那篇几乎要看完的文章联系起来。那位新聞記者說得对，在每个工厂的每个車間里，你都可以找到十多个象白瑞脫那样的人，組成紧密的小集团，唯一目的就是煽起騷乱。他摸不准他們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他們一起談話时是不是就象他所看到的几次电影里那些鉄幕人物一样。他的关切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为他在伯明翰时就知道，这种人只要有工人給他們撑腰，就会成为很可怕的人。但是，山德士并不喜欢想到伯明翰；这是一种秘密——即使对他自己來說，也是一种秘密。他注意到湯姆·白瑞脫已經有了伙伴，兴趣馬上提高；这伙伴就是亘恩·艾斯頓，一个銑工，——另一个“同志”——山

德士靠着阿尔弗的銑床，心里又在捉摸着，这些人所交談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怪話。

相反的，凱賽·貝遜可說是亲昵地注視着他們。她喜欢湯姆面部常有的那副尷尬表情，而且也确实深切地了解年輕的艾斯頓容易冲动的稟性。她好象从来沒有想到把他們的政治看作另外一回事，因为車間里似乎本来就有政治这回事。有一次，她对阿尔弗·赫金司說，“等到有一天，他們大約在中午乘一辆汽車来叫我去投工人的票的时候，我就要开始担心了。”

至于象阿尔弗所看的報紙中縫那类文章，如果她父亲或别的任何人感到兴趣的話，她就会对他們說：“可是我認識湯姆·白瑞脫——他工作的地方离开我只有十步路。那些在佛里特街<sup>①</sup>工作的人我是不認識的。”如果她在注視着旦恩·艾斯頓和湯姆·白瑞脫时，好象不止是寻常的关怀的話，那只是因为对于象旦恩那样一个年輕人的关怀是出乎自然的，至于湯姆，那是因为她原就喜欢他并且信任他。

这个时候，这两个人只知道有一双眼睛在注意他們。

“是的，我看見他坐在阿尔弗背后，在窺探着我們，左耳伸得离开他的身体差不多有六碼远。我們就挂起方胡子<sup>②</sup>来叫他快意快意吧。”

“他是个道地的坏蛋，那家伙。”

“但是够愚蠢的，蠢到不足为患。”

“虽然如此，我倒也很想听听他告訴皮休的一些事情。”

---

① 佛里特街，倫敦報館最集中的地方，这里是指資產階級報紙的記者。

② 早期的資產階級的報紙，为了污蔑革命工作者，往往在卡通画上把他們画成挂方胡子、帶圓炸彈的人。

“我此时此地就可以告诉你他说些什么：‘为了这个部门的利益，我来向您提这些事，皮休先生，’”汤姆出色地摹仿着山德士的声调说。“‘尤恩斯先生忽视了这些，先生，但是我觉得我并不应该……’”

“我一想起密探是从哪里来的，我就想到山德士，”旦恩厌恶地说。

“他是不必害怕的一种人，”汤姆低声地说着，一面拿起一块三明治。“你应该注意的倒是那些态度友好的家伙。”

他请旦恩尝尝他的茶。这个年轻人拿起汤姆的茶杯，就象茶杯里放的是药一样，然后以非常熟练的技巧设法把这液体吞了下去，而不去尝它是什么味道。在这间歇里，旦恩在想着该怎样把他要说的话表达出来。

“我同意你对山德士的看法，”他说。“使我担心的是其他的那些人，他们的老婆每天都在过大年三十，而他们呢，却在那里谈着昨晚的电视。这些新工资标准、新机床难道都跟他们无关吗？我可以举出四个人的亲戚在汽车工业里被暂时解雇了，他们只会说：‘到了冬天情况会好些。电视怎么样啦？’”

“很有一些老将在无线电初出来的时候也很感到兴趣，”汤姆说着，感到旦恩的热情表现得最不好的部分是略带点失望的情绪。

“好吧，”旦恩怨愤地说，“可是我老是想到我的弟兄们拚了命才能每隔五年投一次票<sup>①</sup>，真是弄得精疲力尽。点一把

---

① 英国议院选举或地方选举都在投票场投票。有些学校临时作为投票场，学生便获得放假，这里指工人们要五年才得一次休假的意思。

火吧，湯姆，很容易就可以知道有什么坏事要降临到我們头上——而他們呢，却在那里盘算着看足球还有几天。”

湯姆叹了口气，很快把茶喝完。

“我自己也打台球的，”他疲乏地說。

“我也玩的，”旦恩說，“但我确实知道我的头脑并不完全在想看足球。”

“对，”湯姆温和地說，“看来你是跟什么人爭論过了。这人是谁？”

旦恩迟疑一下后回答，因为他的确是把和人爭論过的余怒向湯姆来发泄的，同时他想也許提到这个，倒可以把他要說的話岔开去。

“就是那边的阿尔弗·赫金司，”他终于承认了。“你没有听到我們今天早晨在更衣室里談話嗎？昨天他还是坚决反抗交给他的那件一小时干十只的活，可今天他看了报纸，說起話来就好象是共产党訂出了这样的工作額似的。‘你說搗蛋嗎，阿尔弗？’我問他，‘現在是誰在那里搗蛋，是那些說一小时干十件活的人呢，还是那些反对它的人？’”

“他对这話說了些什么呢？”

“他問我，我們为什么要在一九三九年改变我們的政策。”

“这一来你就冒起火来了？”

“不。我是后来才冒火的。”

他那相当淘气的臉上一副內疚的表情使得湯姆哈哈大笑起来，——这可使山德士惊惶失措，直到这时候他一直深信有一桩阴谋快要成熟了。